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

2001年11月8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下午3时10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25 (续)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秘书长的报告 (A/56/523)

决议草案 (A/56/L.3)

孙俊英先生 (大韩民国) (以英语发言): 首先, 请允许我表示, 我国代表团赞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拟定题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的决议草案 (A/56/L.3)。我还谨感谢秘书长拟定简明而内容丰富的报告, 感谢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精神。我们尤其赞赏他于昨天发行题为“跨越鸿沟: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书, 这是知名人士小组 18 名成员两年合作努力的结果。

去年, 我们满怀信心和以对未来的高度期望迎来了新世纪。出现这种乐观精神是因为人们预期, 随着冷战结束,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开始出现的全球化协助下, 国家之间的壁垒将消失, 经济繁荣将扩大到全球。

但是, 现实情形是,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利益在全世界分配不均匀。此外, 由于电讯技术突飞猛进, 现在,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但是,

这种接触通常是不对称的。这些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 这可能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属于不同文明的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悬殊和迥异的观点。

国际社会不应让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分裂, 而应该利用其潜力, 加强不同集团之间的接触。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制订一个规范性框架, 通过增加人民之间的接触, 促进容恕和谅解精神。

在这方面, 大韩民国政府赞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1998 年以来主动采取的所有行动。我们认为, 在联合国指定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里通过关于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的决议草案是非常值得欢迎的, 也是非常恰当的。

回顾一系列最近的冲突, 可以显然看出, 许多冲突是不同集团——无论是国家、民族或宗教——之间缺乏交流以及因此而产生误解造成的。但是, 有人利用这种差别和多样性, 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尤其是, 有人以捍卫文明为名, 煽动仇恨, 对此,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这些人专门在各文明之间寻找裂痕。为了防止这种裂痕日益深刻, 今后应该更加积极地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 在进行这种对话时, 必须要有容恕精神, 必须接受多样性。除非以这种容恕精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神为指导，否则，人民之间在全球化时代增加接触将引起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恐惧。如果不进行疏导，这种恐惧可能变成仇恨。在这方面，在发生“9.11”恐怖主义攻击事件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显得更加重要。

正如全球议程序言部分所指出，我们不应忘记，自有历史以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丰富了人类。事实上，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丰富多样性可以而且应该是一项资产，可以而且应该促进相互发展，不应该成为冲突根源。

虽然接受多样性和容恕精神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可否认，某些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这些普遍价值观是不同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累积的集体智慧、远见和经验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价值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块土壤上，可以同时播种不同文明的各种种子，使其生根开花。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谨强调指出，对话并非意味着姑息因力量而产生的傲慢或因无知而产生的愚勇。相反，对话应该以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为基础。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论坛，在这里，各会员国代表的广泛的不同文明可以进行对话，接受多样性和普遍价值观。我们赞赏联合国系统——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迄今所作的努力，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且，我们认为，应该在整个联合国系统进一步鼓励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开展长期项目，促进对话和容恕。我们认识到，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今后，在这一年里产生的势头将持续下去，将获得新的活力。

韩国人民过去曾相继继承了佛教和儒家文化，近代又吸收了基督文化的一些因素，我国人民认为，以我国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为基础，我们完全有能力参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事实上，韩国政府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于去年在汉城成功地举办了一个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问题的讲习班。

大韩民国期待着今后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事业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联合国宪章》认为，对话是协调国际关系和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手段，《宪章》认为，对话是人类促进和平和解决国际问题活动的最高境界。现在审议的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加强不同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强调人类的共同命运。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交流、容恕和了解以及促进各国家、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之间的共存不仅是一项好政策；而且是关系到生存的重要选择。

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不是也不能是孤立的实体。远离我们边界或海岸的一场地方危机必然会直接影响我们大家。看来我们都是同一个全球村的一部分，我们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我们的行为或错误行为，都影响到所有地方的日常生活。而这就是当今的矛盾：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我们不仅没有彼此接近，反而继续由于隔离、分化和分歧而经历大量冲突和人类苦难。

第二十世纪的竞争多于合作。有人正确指出，联合国部署维持和平行动的大多数冲突的原因是种族、部落或宗教。分裂主义，特别是好战的分裂主义，是我们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正如秘书长文明间对话年特别代表所说：

“就象在 1990 年代有许多人以分裂的威胁作为冲突的理由而参加战争，也许在今后寻求和平的人将把文明间的对话精神当作向前迈进的手段。”（A/54/546，附件，第 14 段）

按照常识，我们应当避免自己制造的灾难，并且应当以和平与合作代替对抗与冲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民之间实现制度化的对话。正如秘书长指出：

“把多样化看作威胁是战争的起源。”（A/55/492，第 4 段）

必须培养文明之间的许多积极和互利的交往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补充，并使其成为教育青年，特别是儿童的基础。我们都是上帝的造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并面临着富有挑战性的未来。现在应当提倡和进一步讨论通过多样化实现一体化与和平共处的美德。必须在我们的教学和教科书中铲除把某些特定文化看作是对和平威胁的倾向。

在联合国文明间对话年，我们庆祝人类的团结和多样性。我们同意，我们的生存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把容忍当作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尽管面临不容忍和侵略的阻碍。请让我们再次不要忘记皮科先生的话：

“历史不会杀人。宗教不会强奸妇女，纯净的血不会摧毁楼房……只有人才会做这些事。”

我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努力实现和平解决，使岛上两个社区能够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就象它们过去数百年间所做的那样，没有占领军和铁丝网。

正是出于这些想法，我们再次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带头提出的决议草案 A/56/L.3 的共同提案国，代表了每个区域集团的大量会员国也是该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该草案包含了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所有内容。它强调包容和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向各国政府、区域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提出了一项行动方案。

在此方面，我们赞扬伊朗具有远见和英明的总统卡塔米先生提出的倡议。在我们欢迎知名人士小组出席我们会议的同时，我们向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表示深切的赞赏，他们为在联合国推动这一崇高事业进行了繁重的工作。

克里姆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大会 1998 年 11 月第 53/22 号决议决定宣布 2001 年为各文明间对话年，这一决定无疑是明智和最为恰当的，因此，在全世界深受欢迎。

把这个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的原因不仅仅是以多样性和容忍为体现的各文明间对话的概念性基础，还有其他原因。用几年前成立的多国艺术家和科学家组织巴黎世界文化学院的章程的话来说，在人类第三个千年的一开始，需要进行文化之间的大量交流而相互得益。

人在纽约就不需要到别处去才会相信这一真实和有远见的评价。我们在纽约看到融炉概念在实际上重新确定了方向。也许最好说文化的相互交流是存在的：不同文化肩并肩生活在一起。一些民族群体彼此融合在一起，另一些群体单独生活——生活在不同的区，讲不同的语言并遵循不同的传统。然而，所有人遵守共同的法律和使用共同的通用语英语。

我们甚至不想去猜 9 月 11 日对曼哈顿下城发动袭击的凶手的真实意图，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们企图对这些价值和生活方式提出挑战。眼看着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的灾难性画面的重播，人们可能要问，文明正在走向哪里？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动是否会造成人民、国家和宗教之间新的裂痕，或是扩大已经存在的裂痕。

为了预防全世界的分歧，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定性战斗中有一点必须是清楚的：不应针对任何宗教、人民或区域。但是，主要目标，也就是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绝不能妥协。

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正确指出：

“文明间的对话不仅是对恐怖主义的必要的答复——在许多方面它是克制恐怖主义的法宝。恐怖主义谋求分化人类，对话的目标是团结人类。”（[A/56/523](#)，第 19 段）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远远不是完美的。一些人相信全球化正在同文化多样性进行搏斗。另一些人担心在这一伟大的全球进程中他们将落在后面。这些恐惧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政治领导人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承认人们担心的这些问题，认识到我们不能完全让市场力量主宰这个世界。法国总统最近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言时曾说：

(以法语发言)

“文化多样性是对付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标准化的途径。多样性必须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每个人都向世界传递特别的信息，每个人能够通过贡献自己那份美丽和真实而使人类更加丰富多彩。”

(以英语发言)

铭记这种态度，我们想强调，全球化不能脱离民主、法治、尊重人权、个人自由、社会公正、尊重不同群体和社会及尊重文化特性。

这意味着，如果全球化要受全球道德和民主原则的制约，遵循的方针路线必须促使实现全世界进步而不是其他目标。因此，政治领导人和掌握权力的所有其他人负有使全球化进程更加文明的义务，以确保以人民——所有人民——的利益为重。

举例是令人信服地传递信息的最佳方式。就不同文明对话的范围及其世界意义而言，请允许我引用一些例子。创造充分机会使所有年轻人在自由、平等、安全和拥有人的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工作，难道不是所有社会共同的挑战吗？不管社会的宗教背景、文化根源或民族传统如何。

我还想引用另一个例子。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间真正的对话可以有助于领导者找到实现和平与拥有繁荣昌盛的未来的途径。谁不记得过去 10 年间巴尔干地区民族间冲突的痛苦经历？民族清洗或毁坏宗教遗址是这些冲突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我们目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是严重的警告性事件。即使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人类仍因过去——常常是中世纪或十字军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返祖现象而受苦。就人类历史而言，还有另一个方面。在八世纪至十三

世纪之间，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曾共同为科学、艺术、医学和哲学的繁荣作出努力。

特别重要的是要强调，不同文明间对话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以战胜各类基要主义和整体论，这是两种最明显的不容忍的社会形式，不管其宗教渊源和背景如何。

我国——马其顿共和国——是东南欧区域动荡而纷繁多样的历史的独特化身，在这里，希腊文化和罗马文明留下许多痕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贯穿于各个年代；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人和土耳其人各个种族相互混杂——这些都是我国担任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第 55 / 23 号决议的提案国的最好理由，该决议已由大会于 2000 年 11 月 13 日通过。

我们欢迎秘书长私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所开展的活动，他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一道，连同一些国家政府和知名人士、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和世界各地的代表，通过组织一系列运动、项目、聚会、讲习班、会议和其他活动，努力促进不同文明对话。

这里举几个例子：萨尔茨堡不同文明对话：国际关系中的新范例，该活动明年将继续进行；维尔纽斯不同文明对话问题国际会议和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在东京和京都举行的不同文明对话问题国际会议；国际研讨会及研讨会上通过的《德黑兰环境、宗教和文化宣言》；在北京举行的二十一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问题专题讨论会。

按照 A / 56 / L.3 号决议草案设想的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内的行动纲领，马其顿共和国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先生打算提出倡议，于 2002 年在马其顿的奥赫里德，在教科文组织的框架内主办一次不同文明对话会议或研讨会。

考虑到后续措施以及不同文明对话的前景，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秘书长设立的知名人士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工作已经完成。报告的作者已开始着手一项大胆的任务，即侧重于阐述国际关系中的新范例。重新

评估敌人的概念，基于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结盟、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及最后基于平等基础和个别职责的决策体系，这些肯定将使这种新范例具体化。不仅小组的智力工作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尊重，我们还尊重它使对话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讨论领域。

一个多极和相互依赖世界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与联合国创建时大不相同。按照新范例，单方面实施敌人概念或或基于问题结盟，将要求重新审议《联合国宪章》，或者至少重新审议其中的一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对话，将不仅建立国际关系中的新范例，而且在涉及我们组织的基础时还将意味着打破一个禁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恰当地提出这个问题：牢记在《千年宣言》中所阐明和强调的对已证明永恒和普遍的原则的明确承诺，我们是否渴望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宽容的组织？

就对话目标而言，目前有关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讨论可以成为最令人信服的里程碑。它表明，共同做成某件事情需要时间，需要毅力、决心、勇气和智慧，因而到最后成为真正的对话。

在即将结束时，我想强调，我们大家最终必须争取以内在的勇气和智慧，设计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世界，在这里，多样性不再被看作一种威胁，而被看作进一步增进文明的因素。

纳赛尔先生（卡塔尔）（**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达卡塔尔国对这次有关不同文明对话的辩论的感情。

考虑到世界的目前形式，这是一次及时的辩论。他是及时的，不仅因为新的千年刚刚开始——我们曾希望在这个新时代中将有更多的谅解和了解——而是因为正在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暴力。过去这一个世纪可能是历史上最 的世纪。而新的世纪开始时就发生了一些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新的千年突然正在反映暴力、仇恨和愤怒的熟悉面孔。难道现在不是由这个文化、技术和科学上先进

的时代中的决策人透彻的研究文化、文明和对话概念的基本内容，并承认对今天世界上的人来说这些内容代表着安全与和平的时候吗？

紧急需要人类确保全球一级在道义上的团结精神，并紧急需要在各国人民接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作为理解他们的文化、社会和宗教价值观念的一种方式。而这些道德价值观念又是人类团结精神的基础。他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促使一些人对其兄弟和姊妹施加痛苦和苦难的原因。

在人类团结精神问题上，以及在确定一种以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对人权的尊重危机 的全球观点的必要性问题上，这种对话可以有助于解决所有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之间的冲突。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我们的各种文化、技术资源和各个宽容的宗教，今天的世界仍然面临着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种长期的构想和政策以帮助我们处理当今世界的新情况。今天，很多国家由于武装冲突、极端贫困和疾病而四分五裂。因此，考虑到我们周围的悲惨条件，我们怎样能够开始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如果我们要面对当今的各种挑战例如恐怖主义及其原因，我们就需要开始这样一个对话。我们需要打下基础，以使后代能够发展一种积极的前景，处理现有冲突并使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成为我们的优先事项。

我们还需要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来提醒我们这一点吗？我们必须保卫和平。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创力和和平，而不仅仅是保持和平。我们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防止危机。我们现在的责任是促进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建立一种和平文化并首先与自己和平相处并彼此和平相处，以使我们能够处理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威胁。

最近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他们对国际上的人和宗教关系造成的消极后果使我们想到在 90 年代人们认为可能发生的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必须

进行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分析各种概念并达到概念的统一。我们可以重申某些极端主义份子试图使我们无法共有的价值观念。这个会议具有了特殊重要性，因为恐怖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和一个政治运动被与穆斯林人和阿拉伯人联系起来，他们在西文眼中已成为最有可能被认为有罪的人。我们只需要看看阿拉伯和其它新闻媒介中的消息就可以认识到以下事实：第三世界国家正被迫处于完全瘫痪的境地。从宗教和民族的角度来看，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正面临着各文明之间冲突的加剧。

在各文明之间进行文化对话的全球呼吁正在日益加强。美国可以成为这种对话的带头人，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巨大多样性的国家，可以在社会共存方面树立一个榜样。

卡塔尔国将不会参与各文明、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而支持人类团结和促进各文明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方面，大会应起主导作用。伊斯兰教认为杀人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罪行，并鼓励在各文明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我们需要开始进行对话以解决危机，确保实现正义并避免谴责特定的种族、民族或宗教。

伊斯兰教告诉我们不要诉诸恐怖主义，不要无正当理由的杀死人命。这种行动与宗教或民族完全无关。我们必须支持文明之间对话的原则以及国际法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各国人民和各文明之间共有的原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和民族彼此联合的，尽管是多层面的世界。不听取其人民的呼声的政府将不会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听取我们的公民的声音、我们的人民的声音，无论是通过民间社会、非区域或非政府组织，还是通过联合国系统这样做。

那些散播死亡和毁灭的恐怖份子对世界有与我们不同的看法。他们充满仇恨，不代表任何宗教或任何民族；他们只代表自己狭隘的政治事业。

国际社会应自问，他是否适当的保护了他的智慧、经验和职责的遗产。我们必须从人类自己创造的罪恶中解救人类，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求经验。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将留给后代的资源，特别是尊重国际道义和法律标准以及各文明之间对话原则的必要性，确保这种对话代替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确保未来成为理智、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时代。

通信系统的改进为所有子孙后代带来很大好处，因为这使我们能够交流思想和实现和平。如今，我们有独特的机会，以便扩大对话，使它成为全世界不同文明间真正的对话。

信息技术和通信和交通手段的进步使不同文明对话成为我们世界一件必需的事情。一旦所有民族和文明参与对话而不是对抗，全球化将作为积极的进程受到欢迎。

冷战和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冲突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突然面对着另一类冲突：有人说，东西方冲突将被南北方冲突及富人和穷人间冲突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不同文明间冲突的增多。如果我们想通过合作与谅解实现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及巩固人权的目標，不同文明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牢记，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不是分裂的理由。正如《古兰经》所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而不是互相轻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古兰经》四十九：13）忽视他人的价值观或宗教和高人一等和固执的态度不是《古兰经》的观点。全能的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让我们相互合作并将人类作为有利于我们的共同利益的整体。这鼓励我们认识到他人的权利，赞赏基于正义、平等和崇高原则和理想的价值观和信念，以及尽力消除因误解和相互猜疑产生的一切障碍。对话必须是全球性的，必须允许所有人参与建设一种世界和平的文化。

卡塔尔根据国内的经验，认识到真正需要创建有利于不同文明间国际对话的环境，它充分支持不同文明间对话而非冲突的概念。卡塔尔国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在去年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呼吁在多哈召开知名人士小组三次会议中的一次，该小组由负责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秘书长科菲·安南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领导，该呼吁显然证明卡塔尔国充分支持这一概念。事实上，2001年9月5日在多哈举行了该小组的第三次会议。

在这方面，卡塔尔欢迎1999年12月1日和2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信息部长会议第十五届会议所产生的《德黑兰宣言》。我们还欢迎不同文明对话全球文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开展的大量活动。2000年9月23日至25日，负责起草不同文明对话问题执行工作方案的政府间专家小组第二次会议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我们还支持不同文明对话全球文件和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草案。

我们所渴望的对话应是开放的对话，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文明。其基础应是，努力理解他人的关切、利益和目标。其目标应是实现和平共处，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排斥、奴役他人或干涉别国内政。它应当包括文化分歧和差异，应旨在创建一个真正的人类的未来。它应是坦率和诚恳的对话，将产生谅解和容忍，并将放弃暴力、仇恨和侵略。不同文明对话还应当肯定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合法性，加强对话和讨论的思想，使我们能够在人权、环境问题和我们大家关心的其他问题等领域向前迈进。

我们重申联合国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发挥作用，使世界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不同文明对话的概念。

普拉丹先生（不丹）（**以英语发言**）：不同文明对话是我们议程中一个特别的项目。事实上，我们认为，在许多方面，此种对话包括联合国大家庭内不同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进行的所有讨论和相互交流。

我认为，联合国的多数努力和工作的目标应当是通过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来追求和平与安全，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困难。这些努力还应当有助于促进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间的容忍和谅解。最重要的是，其目标应当是在各国、各族人民及其各自文明间实现和平共处。

不管我们是谈论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有一个前提和谅解，可以作为我们继续进行这种相互交流的出发点。我们能够如何描述这种前提呢？

首先，我们认为，参与这种对话的所有文明必须服从并忠实地实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有关相互间关系的宗旨和原则。这意味着，他们要保持最大的容忍，不管是对种族、肤色、宗教或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们必须彼此认为是平等的，是这个地球上平等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的是，决定相互交流以便相互间和平地相处。

历史告诉我们，以宗教和文明的名义企图消灭或支配他人，各民族就会走向战争。有些人这么做的方式是赤裸裸地占领领土。将其他民族及其土地殖民化、奴役和剥削其他种族和肤色的人民和就政治观念和宗教发生冲突，这些都只会导致严重的不公正、痛苦、暴力和恐怖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极大地觉悟了。当各国从日益现代的武器带来的死亡和破坏的废墟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决定建立联合国，“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不幸的是，我们距离这一崇高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如果一个种族、宗教或者文化认为它自己比其他他人优越，或者甚至心怀仇恨和想要毁灭其他人，如果他们有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态度，就不可能有名符其实的和平对话。这不会带来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只能造成不同文明的冲突。

我认为，文明产生于人类进化，是通过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人们经过几世纪不断获得更高的价值、知识和经验而实现的。文明也包括通过不同文明间打交道

而取得的经验，以及消除分歧和解决困难。文明很少产生于一种完全孤立的状态。

因此，不能期望各种文明和它们的信念与作法一成不变。文明必须是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和信念，不管在我们看来是如何珍贵或肯定，在今天全球村的环境中，有时也站不住脚。危害他人和压制个人的充分潜力，包括自己人民的充分的潜力的作法，以及引其冲突的好战观点，必须改变或者放弃，以便大家都能和平生活，合作实现人类共同目标。

最后我重申，只有在各种文明学会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平解决与他人的分歧，放弃暴力、恐怖主义和战争时，才能实现和平共存。看看我们四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还必须学习如何相互和平共处。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和阿富汗境内的事态发展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希望这场对话能够突出需要国际社会更加密切重视的问题，希望它能导致和平共存与合作。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最终目的。

亨宁斯塔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这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各民族、文化和宗教相互之间和本身内最广义的交流互动。这是促进多元化和宽容以及民间社会参与政府管理进程的极好办法。

技术、迁移和一体化正在使不同的种族、文化和民族的人们更加密切的相处，他们正在打破旧障碍，创造新现实。全球化的持续进程加强了文化间交流。与此同时，今天的通信机构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它提高了我们了解和被了解的能力。

我们要强调，对话还必须包括土著人民和土著文化。这方面，不同文明间对话还应该同土著人民本身协作，成为促进和确保土著人民享有其权利的工具。

同世界丰富多样的文明、文化和团体一起，还有一种建筑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

旨和目标基础上的全球文明，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捍卫和促进这一文明。因此，这种全球文明的特点可以说是坚持普遍人权与自由，容忍不同意见和相信各地的人们对于政府如何统治他们都有发言权。这一文明的基础是相信多样化是值得庆祝的，而不是要害怕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冲突是由于人们对与他们不同的人们的害怕而引起的。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克服这种害怕。

我们认为，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概念自然且合乎逻辑导致肯定一项不断使我们大家团结的价值：即人权的普遍性。联合国本身已经为建立一种对话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世界社会也已反复表明它对现有的一个共同道德基础的承诺。同时必须强调，各国政府有确保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首要责任。

今年已被指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挪威欢迎秘书长关于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前景和有关对话年活动，以及已经开展和计划中的各种筹备工作和具体倡议的报告。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作为秘书长个人代表所作的工作。

对话能帮助我们区别谎言与事实，宣传与扎实的分析。鉴于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全球对话和国际承诺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一切活动的核心。恐怖主义不分国界，它所打击的是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和独立于我们的文化背景与宗教背景的价值核心。同悲痛、勇敢和坚决地团结在一起的纽约人民一样，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对付国际恐怖主义。

我们必须坚决拒绝对联合国的任何威胁，联合国是世界对话的主要会议场所。正如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思想必须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一样，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根本挑战就是争取和平与安全，同时绝不容忍恐怖主义企图破坏以本组织为代表的全球价值。

纳瓦雷特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愿表示，我们感谢秘书长、秘书长联合

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个人代表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丰富我们今天的辩论；并感谢他们对促进一项崇高和有意义的创意：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与谅解而表现的个人和组织承诺。

我们还感谢开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议介绍这一极其重要的讨论议题，以及发起审议一项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的广泛提案国预示着草案将协商一致通过。

9月11日残忍的恐怖主义行动及其对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产生的后果已经使得必须更为紧迫地使对话成为设法消除由当地、国家、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的多样性所产生分歧的一项固定、永久和颇受欢迎的手段。

我们今天正在审查的议题本身是复杂的，包括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概念，例如文化和文明，其突出的特点是易变性、演进性、多样性，以及其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我们作为人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的同类所拥有的一切。语言、食物、舞蹈、衣着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均成为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词义的含义是极其广泛的。没有文化就没有，以及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

文明则是另一回事。这一概念来源于含义为城市的拉丁词语。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了解宇宙的模式及其在艺术、宗教、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表现；以及社会组织，尤其是国家和法律的模式。使变得文明意味着服从于理性，适用思想、宗教或法律的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没有文化就没有，以及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没有或不会有文明社会。没有合理性，就没有文明生活。

另一方面，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或对立则是澄清问题，清楚地显示未确定因素的一个最佳办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柏拉图说：思想是与自己的对话。在思考的内在和独自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隐藏着的

对话。这是因为思考与提出论断、解释和说明理由密切相关。

自己的论断不接受或遭到别人的审查和反对就难以或不可能了解自己。我们在此看到了对话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思考就是参与对话。

从这一观点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对多样性和多元论的赞颂。生物和人类世界的多样性是丰富和具有创造性的。多样性，正如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生命，是秩序。另一方面，从一致和普遍来讲，离开了其他东西，人们就讲不清楚特殊和不同之处。使我们人类的经历变得如此迷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也可以同样这么说历史：每一个民族均是不同的，有着将其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特性。

因此，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在精神和物质上丰富起来的唯一途径是倾听不同的东西，即其他的观点和看法。对话从其自身而言首先必须尊重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它并不是一个通过取消来消除多样性和统一的问题。容纳意味包容不同的东西，保存其与与众不同的特点，直至其成为我们共同目标的一部分。

欧洲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始终是一口文化的大锅：千差万别的人们生活在一块并不太大的土地上。结果，当欧洲的各文化生活彼此相邻地生活在一起时，它们就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此相反，正如墨西哥作家奥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在为拉丁美洲的地区发展西班牙征服西半球之前的文化的最大困难是它们是完全孤立的，缺乏彼此之间的对话。

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彼此理解。了解一种文明莫过于将其作为一种对类似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文明的需求和理想——同样但又有着具体差异——的反应来掌握它。换句话说，对话意味着使一种有别于我们的文明变成我们自己的文明。

当对话失败和理解一种不同的文明没有取得的成果时，我们往往会将该文明视为完全不同于我们，且是敌对的文明。缺乏理解、敌对和冲突之间并不存

在着太大的距离。我们认为，对立是相互理解失败，即对话破裂的一种结果。对立包括希望摧毁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缺乏理解、对话破裂和希望实施毁灭总是同时出现的。

观察人类的整个历史，找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颇为容易的证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或许要比和平与和谐更为常见和频繁。伊曼纽尔·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仍旧是一种尚待实现的理想。如果存在着道德进步——尽管一切都似乎是确实的——它也应该主要反映在通过对话来努力了解我们面对的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方面。

总之，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它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评论，即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分裂和冲突的起因。我国代表团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联合国这个论坛将继续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天然场所，在这个论坛上所进行的对话可以大显身手，结出硕果，并且有助于实现维护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的目标。

朗克里先生（以色列）（**以法语发言**）：在大会这次专门审议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议题的讨论中，我认为，在我的发言中包括一段以阿拉伯语所作的简介使很适宜的。

当然，我对标准阿拉伯语的掌握远非完美无瑕。我在摩洛哥渡过青年期时获得了阿拉伯语的基础知识，现在我试图在联合国来恢复我那久远的回忆，使不久前的魅力重返我的身边。因此，为了对我年轻时使用过的语言表示敬意，我决定以阿拉伯语作一段发言，作为阐发我们讨论的意义的缩影。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希望以阿拉伯语开始我的发言作为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种表示。在我们国家，阿拉伯语是第二大官方语言。

我认为我可以幸运地以美丽的阿拉伯语言来读和写，但不幸的是，这还远远不够。我努力学习阿拉

伯语言的动力就在于要接触并且尊敬这种语言，它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出生在摩洛哥。

我完全相信，在我们地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将有利于创造一种必要的和平语言，不仅有助于实现政治和平，而且也有助于播下我们地区各民族之间和解和共存的种子。常言道，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给其他民族，就可以避免发动战争的愚蠢行为。

（**以法语发言**）

在我们先前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所作的发言中，我们在达成广泛协商一致的条件下，指出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并且可望积极参与这种对话。

就以色列国而言，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身、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共同基础以及其源出圣经的神圣的相互交织的各种表现形式，是其进行对话和实现公开性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基于否定他人，基于宣称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个种族、一种文化、一种真理或一种启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人类历史，就是一种人类在最令人恐怖的灾难中遭受毁灭的历史。

数个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之间无法消除的敌意，将一种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一个种族试图消灭另一个种族，所有这些已经成为可悲的倾向，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产生混乱和不幸的根源。

在这种人类以成功的思想意识形态名义进行的相互之间征服为特征的众多灾难中，存在着一些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存在着一些持续的鼎盛时期，正是这些引导着人类向着解放的道路奋勇向前。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中世纪西班牙的犹太阿拉伯黄金时代、犹太人在马格里布的数千年历史、约瑟夫时代的古代埃及或亚历山大哲人时代的古代埃及、居鲁士和大流士时代的波斯——对话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是我们文明社会这些鼎盛时期的推动力。

在这种多样性中，各种差异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没有哪一种被废弃；它们竞相发展，并没有以牺牲它

方为代价。它们经常包括引入新的差异。正是在这些中间领域，文化上的差异交叉出现，这种差异的界限转变为阻碍封闭和孤立的摇摆不定的薄膜。为了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必须跨越自己的精神界线，突破我们的思想樊篱，在我们的禁忌堡垒之下挖通道路，从而首先使我们的主要优点展现出来，从而实现畅所欲言。

正是在不同地域、历史和文明的相互作用中有可能实现对话和理解，才可使人类能够通过文化混合体的接触找到和平的未来。

在一个深受孤立主义和诸如制造 9 月 11 日事件的摩尼教徒分裂之害的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的生动和多样性的对话，是对抗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以及其难以辨清的实施死亡、破坏和自杀式袭击者的办法。

在经过 9 月 11 日的极端可怕的灾难之后，迫切需要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进行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这项责任首先落在国际大家庭身上，也落在它的精神、政治和思想领袖身上。由富有远见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领导的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组织以及秘书长出色的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问题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此项广泛而重要项目中起着有益和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阿别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理想。我们也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赞赏和敬意，他为这项倡议提供了支持，并在联合国系统内推广这一倡议。

诸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各种倡议出现于人类历史中非常特殊时期的国际议程上。新的千年无疑将是人类向宇宙扩展的千年，在这个新千年开始之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再也不能由于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削弱。这些差异应转变为力量、

动力和新思想的无尽来源。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人类成熟的标志，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工具。

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整个概念使我们意识到，只存在一种人类文明，它极其丰富而且多种多样，它与人类自身一样有着极大的多重性。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最终将演变成对人类的自我认识。没有这一认识，人类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便永远不可能实现。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属于不止一种文明。多文化已成为一种现实。它可以逐步发展成二十一世纪文化自我认同的一项普遍标准。当然，这一进程不应人为地加快或强制推行。每十年就会有一些微型文化和超小文明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即使是在遥远和难以进入的地区。这一不幸现实不应被视为全球化祭坛上必要而不可避免的祭品。现在对一些社会和群体来说，文化上的全球化有可能是或者已成为一种非常痛苦的过程。将来也会存在这样一些社会和群体。国际社会必须象尊重政治自决权一样，尊重文化自决的权利。当今世界中存在一些小族群，尽管其人口很少，但却是过去伟大文明的在世传人。其中许多族群已被遗忘或忽略。有些族群在其故土中濒临灭绝。亚述人就是其中一例，他们至今仍在说耶稣基督时代的阿拉姆语。这些族群和宗教群体应被视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应该对它们的需要和愿望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

但是，目前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反对进行对话。它源于文化优越思想。将其他族群称作“劣等人”，“野蛮人”或“离经叛道者”就反映了文化上的偏狭，它是族裔和宗教不容忍的肥沃土壤，而且往往以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径为其表现形式。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年期间，我们遭受到了无以言状的 9 月 11 日恐怖。这一悲剧使遭到人们摒弃的不同文明彼此冲突的理论死灰复燃，而这个理论现在似乎有了许多新的信奉者。这种理论的严重性不能被低估。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承认，冲突与对话同样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可能性也是同样大

的。它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也是对信奉对话的人以及对联合国本身的一项大胆挑战。决定人类历史可能道路的是我们所有人。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到今年早些时候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对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宝贵贡献。

我们今天必须汲取的教训很简单：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能够摧毁训练营和恐怖主义的基础结构。它们能够惩治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人，但却不能完全摧毁促成他们犯罪并以仇恨毒化他们头脑的思想意识，而这正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对话不应局限于重要论坛和科学会议。它应寻找直接而有效的办法，以便能够触及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常常受到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危险影响。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是一种仍然非常脆弱的新概念。秘书长科菲·安南正确地指出，即使是在进行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讨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可能反而加剧对话的障碍，而不是消除障碍。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我们目睹有些人企图利用这一议程项目来达到其消极的宣传目的。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做法，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不遗余力地维护这项倡议原有的无仇恨性质。

副主席舒博克什先生（沙特阿拉伯）主持会议。

我所代表的国家也许可被视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彼此互动的成功事例。亚美尼亚是古老而伟大的东安纳托利亚文明的继承者，后来它发展了一种与邻近的琐罗亚斯德以及希腊和罗马文明明显相似的文化。我国自公元 301 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言，因此亚美尼亚人在文化、精神和语言上很自然依附于欧洲。与此同时，我们对邻近的伊斯兰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在数百年的共处和积极互动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尊重这一文明。我们希望在这个讲台上再次确认我们坚定致力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构想，它给这个小星球上的人类带来了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维多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赞赏秘书长提交了他载于文件 A/56/523 的报告，并赞赏知名人士帮助出版了标题为《跨越界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书籍。我国代表团还要称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在这项倡议上表现出的远见。同样，我们要借此机会称赞瑞士政府向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信托基金提供了财政捐助。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纪念活动以及其他许多活动对我们的确是一种鼓舞。作为一个多族裔、多宗教和多语言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认为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宽容和谅解。在对话年里，印度尼西亚实现了权利的和平转移，民主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且全国开始进入一个更稳定的时期。因此，我们完全赞成这样一项基本原则：必须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确保社会有关群体之间开展对话，而且这一对话必须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展开。

此外，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应当成为一个软性外交工具，在我们预防、打击和消除冲突、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共同努力下，这终将证明具有成本效益并且是成功的。

我们自己在亚齐、马卢卡斯和伊里安查亚省份的政治问题正在通过对话适当地加以解决。印度尼西亚政府确实鼓励通过新闻自由来实现自由交换意见。我们社会的各个团体正在一道工作，以解决全球化和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对话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得很好。

这一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间社会成员，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作出的贡献。我们的经验是，这些机构能够有效地加以利用，作为代表不同选民的团体之间进行对话的途径，并且作为建立信任和信心的机制。

印度尼西亚也认为，必须在区域一级进行这种对话，这样就能够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并创造一种谅解的气氛。我愿再次指出，德黑兰不同文明对话研讨会

的宣言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对话能够促进我们的相互理解以及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应当促进合作，对付全球和平、安全与福利所面临的威胁，并且应当丰富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在全球一级，印度尼西亚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承诺恰当地体现在我们参与共同提出《全球议程》及其《行动纲领》。现在的任务是确保为顺利执行该纲领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

我国代表团与其它代表团一样相信，联合国是这种对话的自然场所，也是对话能够蓬勃发展并体现出真正和具体成果的唯一多边论坛。通过联合国的框架，我们相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新模式。

我们认为，2001年9月11日的悲惨事件证明我们对联合国作为这样一个场所的承诺是正确的。丧失大量生命及随后出现的各种事件增添了本组织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作用是寻求以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办法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并充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促进发展。

印度尼西亚将继续促进这一努力的成功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成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关于该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们将在明天上午10时继续听取有关该项目辩论的发言。

下午4时50分散会